

21.17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经过芦山

征访资料汇编

(第五辑)

红军在芦山的军事斗争情况

随军人员的回忆

红军标语、红军歌谣(补遗)

地主还乡团的罪恶

红军轶事

中共芦山县委党史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印

一九八五年十月

编 者 的 话

一、芦山是中国工农红军一、四方面军经过的县份。为了尽快地弄清红军长征在芦山的历史，为编写党史、地方史提供史料，我们在县内各有关单位和个人的帮助下，整理汇编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过芦山征访资料汇编》，以作为内部研究和参考的资料。

二、本汇编资料的内容，多系口碑征访资料，其中所记史实大多需要进一步考订核实，因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可随意引用、转抄，甚至发表。

三、本辑资料为汇编资料的第五辑。是我室向红军长征过芦山五十周年而献的一份薄礼。它编入了“红军在芦山的军事斗争情况”、“随军人员的回忆”、“红军故事”、“红军标语、歌谣”、“地主还乡团的罪恶”等方面的稿件65篇，约11万字。

四、汇编资料第六辑稿件现已开始收集整理，预计明年内印出。

中共芦山县委党史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一九八五年十月

红军在芦山的军事斗争情况

- 杨克章谈中央红军过思延情况 杨旭峰 殷定宇 (1)
- 我给红军带路 杨旭峰 殷定宇 (9)
- 天全县长当“难民” 殷定宇 杨旭峰 (5)
- 红军长征期间的聂文清 杨旭峰 殷定宇 (6)
- 攻占芦山北线战斗情况 敖元凯 (9)

“打倒火焚东街的狗刘湘！”

—— 一九三五年十月五日国民党 党史办整理 (14)

军火焚芦山东街的回忆

- 忆大川战场 高庆昌 杨克荣
乐和尧 陈绍琳 (18)
- 大川乡红军战地医院 陈绍琳 杨克荣
高庆昌 乐和尧 (27)
- 双河场忠诚寺里的红军兵工厂 乐和尧 陈绍琳
高庆昌 杨克荣 (28)
- 双河场马家河坝的红军电台 乐和尧 陈绍琳
高庆昌 杨克荣 (30)

AWJ/1812/04

~r

取河杨杯映村的红军医院.....	杨克荣 陈绍琳	
	高庆昌 乐和麓	(32)
黄忠烈谈当年思延游击队.....	杨旭峰 殷定宇	(34)
镇压寇骡子叛变，巩固石宝村政权.....	乐和麓 陈绍琳	
	高庆昌 杨克荣	(37)
国民党飞机的血腥罪行.....	殷定宇 杨旭峰	(39)

随 军 人 员 的 回 忆

关于红军长征过芦山的回忆.....	党史办整理	(41)
老红军侯建华给中共芦山县党史工委办公室的信.....		(47)
侯建华老红军给中共芦山县委党史办公室的复函.....		(51)
艰苦的岁月 难忘的回忆.....	党史办整理	(55)
回忆李伯制.....	殷定宇	(65)
棉片作棉衣 盐巴当炒面.....	殷定宇	(67)
老红军杨全义的回忆.....	高庆昌 杨克荣	
	乐和麓 陈绍琳	(70)
离休老红军鲜永成简介.....	杨旭峰 殷定宇	(72)
离休老红军王子清情况简介.....	杨旭峰 殷定宇	(72)
升隆乡四位流落外地之红军战士情况.....	王成福	(73)

隆兴乡三位流落红军的回忆.....	殷定宇 (75)
流落红军朱培珍.....	杨旭峰 殷定宇 (79)
杨国李回忆当年红军.....	高庆昌 乐和 饶
	杨克荣 陈绍琳 (80)
王泽荣谈随红军北上经过.....	殷定宇 杨旭峰 (82)
杨春洪回忆当红军.....	陈绍琳 (87)
游击队班长熊绍烈的回忆.....	杨旭峰 殷定宇 (88)
周荣光的双脚是怎样残废的.....	殷定宇 杨旭峰 (91)
一支红色少先队的诞生.....	牟文林 (94)
骆国顺老人回忆青龙场红军区委.....	董耀君 (96)

红军标语、红军歌谣 (补遗)

编者的话.....	党史办 (100)
红军标语.....	党史办辑录 (101)
红军歌谣目录.....	党史办编 (108)
红军歌谣.....	党史办辑录 (109)

地主还乡团的罪恶

魔火难熔铁骨铮

——思延乡还乡团罪恶数事.....	杨旭峰 殷定宇 (118)
-------------------	---------------

为革命父子双献身.....	殷定宇 杨旭峰 (123)
县苏主席黄稼良之父的惨死.....	杨成宗 (124)
一九三六年还乡团在双河场的暴行.....	乐和尧 陈绍琳
	高庆昌 杨克荣 (125)
五位红军伤病员惨遭杀害.....	牟文林 (128)
邓张氏的苦难家史.....	殷定宇 杨旭峰 (130)

红 军 轶 事

徐向前在龙门窝下住过.....	牟文林 (132)
寇玉兴等回忆“总司令”.....	乐和尧 陈绍琳
	高庆昌 杨克荣 (134)
王维舟器重知识分子.....	王成宗 (138)
红四方面军驻芦山县城领导机关驻地情况简介.....	殷定宇 (142)
红军通讯员卫朝福自述.....	陈绍琳 (146)
任正明等谈红军卫校点滴情况.....	殷定宇 杨旭峰 (151)
竹枝连忆一次入党活动.....	周曰燧 (152)
实事求是的红军政策	
——任正明关于伏金生的一段回忆.....	殷定宇 杨旭峰 (154)
游击队员彭树云的几点回忆.....	殷定宇 杨旭峰 (157)

红军游击队员杨克武的回忆.....	殷定宇 杨旭峰 (150)
一把红军刀的来历.....	牟文林 (161)
红军在芦杂记.....	杨旭峰 (162)
红军的钱币——布钞、铜元.....	杨成宗 (168)
苏维埃工农面馆.....	杨成宗 (169)
红军爱民一例.....	杨成宗 (170)
九十老人杨陈氏谈红军好.....	杨旭峰 殷定宇 (173)
妇女代表王士珍谈红军好.....	杨旭峰 殷定宇 (175)
罗兴南谈红军好.....	殷定宇 (177)
尖峰顶战场上的歌声	
——记游击队长花灯艺人任开敏.....	杨旭峰 殷定宇 (179)
忆给红军运粮到穆功.....	杨旭峰 殷定宇 (180)
访运粮支前模范杨国芳.....	杨成宗 (182)
纪律严明的红军.....	乐和兔 陈绍琳
	高庆昌 杨克荣 (184)

杨克章谈中央红军过思延情况

杨旭峰 殷定宇

思延乡青江大队八十老人杨克章，当年曾参加游击队。以下是他谈的一九三五年五月间，中央红军路过思延的情况。

中央红军路过思延，我是亲眼看见的。在红军来之前，国民党作了许多反动宣传。说红军来了，要杀人，要共产，要共妻，叫我们快逃，免遭其难。我当时家贫如洗，三十多岁了，还光棍一条，靠卖工帮人度日。我想，“逃难！逃难！逃出去不干饭？”我幼小时，听老人说过：“饿死不离乡，病死不离床。”逃出去了，又去哪里找饭吃？壮着胆子，管他三七二十一，不走就不走，看看红军是啥样子。

那时，是民国二十四年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我刚吃过早饭，就听乡里闹嚷起来了，“红军来了！红军来了！”“快跑！快跑！”那些从天全逃过来的“难民”，听说有天全县长，有科局长，有太太，小姐，有豪绅，大约七八十人。我见他们背箱挂包，慌慌张张从后山采到我们这里。我乡反动团正任开方误认为是红军来了，带领团丁数十人，开枪便打，不许他们前进。经他们办了交涉，说是天全县长带采的人，任开方便叫团丁停了火。

当天下午，果然红军前哨人员到后山。任开方知道了，命令团丁开枪阻击。红军前哨人员对他们喊话说：“同志们，我们是中央红军，是毛主席带的队伍，是为穷人打天下的。我们要北上抗日，到这里只

是借路过，请不要开火，请不要打我们。”这些家伙，认为红军可欺，便用密集火力向红军射击，枪声震耳，响成一片。红军一再喊话，劝阻无效，于是红军被迫还击。我在寨墙圈内隔墙观看，只见三个红军，有两个拿步枪，一个拿机枪。在机枪掩护下，两个红军冲过来了，后面又是三个一组，三个一组地紧挨着冲上来。这些平时在乡里耀武扬威的团丁，遭到红军还击，吓得没命的朝下桥场上跑，那种狼狈相，真无法形容。他们退到桥头，得到驻守桥头的敌军支援，守在佛图山的敌军也打响了，双方相持到天黑，枪声才稀落下来。到晚间，敌人将下桥铁索桥桥板抽掉扔下河，半夜时候，响了一阵枪，到六日天明，敌人就无影无踪了。我见红军是抓着铁索桥铁索通过的。

五月初六这一天，中央红军的大队人马来了，我们几个村子都驻满红军。他们见到我们，说话都很客气，但有些口音我们听不清楚。他们向大家买粮买菜，有些人不要钱，他们坚决不答应，说：“这是我们的规矩，红军的纪律，买卖公平，你们不要钱，我们就不要。”他们付的钱，多数是银元，也有点铜元，有的还多付了钱。红军伤病员需要购买点鸡蛋，我看他们付的钱多数高于市价。记得当时每十个鸡蛋是一吊八百文，他们一个银元才只买了一百个，而一个银元应折合二十四吊钱。他们吃了饭，又继续前进。后面来的部队也跟他们一样。

大约隔了三天（五月初九），这一天来的红军部队比较特殊，当

天就陆续过了三批人马。第一批约有七八十人，年龄一般都在三十上下，个个英武健壮，身材魁梧，穿一色草绿军装，头戴八角帽，所带的枪弹也是一样的，一色崭新；他们过来了，又来了第二批，大约也是七八十人，这批人都是小伙子，年龄二十岁左右，也是一色军装，个个精神饱满，英姿勃勃。沿途有说有笑，有的还唱起歌。很有点年轻人的乐观精神；接着来的第三批就更特殊了，大概是一批大首长的样子，他们个个年龄较大，有的两鬓发白，胡子较长；有的脸有皱纹。其中几个年龄较大的，看样子有六七十岁，穿的服装也不整齐，有军装，有便衣，有长袍，还有几位穿的是绸子长袍，把前后衣襟扎在腰上。虽然他们年纪较大，行走起来却都谈笑风生，脚步也很利索。大家都以敬佩的目光注视着他们。他们过完了，后面又是陆陆续续的大队经过。这样，一直过了七八天才过完。整个路过期间，红军的军纪真是严明，秋毫无犯，给我乡老百姓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至今仍不能忘。

一九八四年三月十七日

我跟红军带路

殷定宇 杨旭峰

马开华，71岁，思延公社胜利大队人。据他说：

一九三五年五月初，中央红军从天全河立坝，经我思延乡聂家沟，

出来。当天下午，佛图山城堡里的川军守军，不敢应战。早已撤得干干净净。红军未发一枪一弹，畅通无阻地从下桥走过来。

当时，我虽已是二十来岁的青年，但头脑简单，不懂事，没一点怕的感觉，傻愣愣地站在玉麦地里看。一会儿，一支七八十人的队伍走过周村坝来了。这支队伍与先前过去的大不相同，他们头戴八角华达呢帽，身穿草绿色军装，背~~背~~^揸一色盒子枪，他们身材高矮，身体~~胖瘦~~^瘦，年龄大小都差不多一样，个个英气勃勃。走近我后，一个象似官长的人，笑容满面地招呼我：“小鬼，请你给我们带路，好吗？”我见他们这样和气，回答说：“好嘛！”于走，就在前领他们走了。

这天天气很好。这支红军在行军途中，也兴到勃勃，有说有笑。走到中间时，一群妇女在田里~~等秧~~^{插秧}，本来山歌悠悠，嘻嘻哈哈的，见红军一来，顿时哑了，一个个埋头弯腰不敢多看。红军见此情景，也一点没有调笑言行，照常向前赶路。

我带他们经过竹家坝。走到曹家沟，指着庙溪山对他们说：“这座山翻过去，就是去双河场，到灵关、宝兴的路。我要回家，不再带你们了。”一个战士说：“小鬼，你别忙走！”他打开身上的通袋，抓了一把上面有镰刀、斧头的铜元，还有一个银角子，一个铜板，对我说：“谢谢你啦，拿去买点东西吃吧。”我再三不要。他说：“拿着吧，买得到东西的。”我只好收下。他们走了，我仍在那里站了许久，望着他们渐渐远去……

天全县长当“难民”

殷定宇 杨旭峰

一九三五年五月四日，毛主席领导的中共红军北上抗日，攻克天全。天全县长与县府职员，城内土豪劣绅，携带金银财物，犹如丧家之犬，狼狈逃向芦山。从利箭坪到落霭坝再到思延下桥铁索桥头。当时桥头有国民党军王泽俊旅的一个排把守在桥头东岸，禁止行人通过桥西的“难民”见此情况，心中焦急万状。桥头，河边，下桥街子上，一下拥挤了数百人。有的捆包，有的提箱，女眷们有的怀抱婴儿，哭哭啼啼好象“大祸临头”一样。这时，天全县长也在这帮“难民”中，也是“难民”。他坐在下桥街上余少轩的药铺里，神态焦灼，起坐不安，直如热锅上的蚂蚁。

这时，我红军前哨部队，一路也是从利箭坪到落霭坝，河溜坝到思延；一路从利箭坪插牛屎坪，张家岗，刘家沟到思延。五日下午，到达思延乡马林头。马林头距下桥只里许。马林头一部分受反动宣传影响的人也逃至下桥。“红军来了！”这声音好似巨雷，直吓得这般“难民”鬼哭狼嚎，桥岸上挤成一团。想过桥往桥东去芦山。而东岸桥头敌军，手端步枪，枪上明晃晃的刺刀。“没有司令官的命令，谁也不准过桥！”他们是怕“难民”中混杂有我红军化装人员。而这时我红军前哨已渐次逼近，急得这些平时作威作福，欺压穷人的“难民”

一个个喊天叫地，又怕财物落入红军之手，有的丢下包袱，有的把皮箱扔进思延河。其中尤以天全县长携带东西最多，情急时手下人谁还顾他，东西扔得满地都是。其中有两口大皮箱，寄在余少轩家。而他自己，据说畏罪，跳了思延河。

到晚上接近二更时，红军已占领桥西岸，隔河对峙，枪声很密。敌军退到佛图山，再退沫东坝子。而我红军越过佛图山，进入芦山城，一路秋毫无犯，向北开去。

而天全县长寄在余少轩家两口皮箱，里面装有不少收割来的财物。余因此发了财，引起另一个土豪恶霸王一田的嫉妒，派人抢劫他，连他也一并打死，双方死亡共四人，这就是“两口皮箱，四条人命”的来由。

一九八四年三月六日

红军长征期间的聂文清

杨旭峰 殷定宇

聂文清，字秋涵，芦山思延乡聂家沟人。幼时就学于私塾，学孔孟之道。及长，考入云南讲武堂，毕业后，曾任国民党二十四军连、营、团长等职。一九四九年，在成都参加刘文辉起义，死守武侯祠，曾获我党嘉奖。嗣后任雅安行署专员。一九五三年病逝。

但在一九三五年五月，我中央红军长征北上，途经西昌，会理时，聂为二十四军第三旅刘元璋所属团长，曾参加阻止我红军北上，为反动派效力。现据《四川文史资料选集》（第二十三辑 248~254页）的记载，摘抄如下：

“同年五月八日，红军围住会理，刘元璋得到刘元塘告急电后，立派刘元璋旅的聂秋涵团驰援，但又在电话上主张放弃会理。刘元塘怕聂秋涵中途折回，派中校副官徐仲篪持刘元塘命令前往督促聂团星夜赶来会理，如敢延误，定以军法从事。徐仲篪到白果湾，正遇聂团准备返回西昌，乃告以元塘之命。聂踌躇良久，怕刘元塘将来问罪，才率部来会理。聂团来会理时，红军已渐渐包围会理。刘元塘胁迫士兵出城，始将聂团接近城内，聂膝部受伤。”

“聂、胡两团进城后，即和原有部队，分拒守城防务。刘元塘怕红军接近城垣，下令部队以浸透煤油的棉花团作为引火物，抛到城外居民房上，把城外民房挨次烧光。夜间还将民房点燃来帮助照明，从而烧死妇孺甚多。”

“红军在攻城时，曾几次用爆破作业，进行强攻。聂秋涵向刘元塘建议，每连在城墙上掘土五尺，用空坛子放下去听取声音，果然在西北城角听出挖土声音。他们除派工兵挖沟灌水，浸湿土壤，使红军爆破困难外，还集中兵力在西北角上防堵。”

“十四日晚，东关城墙又为红军爆破一次，但由于防守部队早有

发现，灌了不少水。爆破裂痕不大，激战的时间也没有上次那么长。”

“在第一次会理西北角爆破时，刘元塘在混战中面部受伤。蒋介石曾飞到会理城上空巡视，并投下手令，晋升刘元塘为陆军中将，同时投下钞票一万元，作为犒赏。……”

“会理城的攻守战经过了七天七夜，红军于五月十六日撤围他。在这七天中，被刘元塘烧毁的民房，惨杀的士兵则为数不少。刘元塘本人因为加官晋爵，趾高气扬，又尽率所部，加入了薛岳追军行列，出力卖命。”

“红军越过西昌北上后，刘元璋奉命担任追兵第七纵队副司令，除留聂秋涵一团担任留守外，其余部队一并编入追兵战斗序列，尾追红军北上，进到康定玉通河始行停止。”

据资料所述及口碑征访，聂秋涵在会理守城，献计有功，得到刘元塘的嘉奖。蒋介石犒赏的一万元中，聂也获益不少。刘元塘尾追红军北上，特派聂秋涵担任留守。同年秋，红军由懋功南下，聂秋涵防守汉源城。在这一年中，聂获得不少钱财。但有时想到，红军也不是好惹的，自己不是险些丧命吗？内心也反省自责。红军北上抗日，是为民族的生死存亡，而自己却参与阻止红军的军事行动，实是千古罪人。现在手中有钱，但前途渺茫，“富贵不归故乡，等于锦衣夜行。”于是想回家过几天悠闲生活。于是他携带金条、白银，请假返家。可惜事不顺当，跟随他的马伕将他金银全部拐带逃走。下落不明。聂归

家后，两手空空，仍是一个寒士。做大官不成，发财又不富，内心矛盾重重。过了一段时间，只好仍返回原部继续任职。

一九八四年四月二十八日

攻占芦山的北线战斗情况

敖元凯

芦山县城芦阳镇，在军事上是一个易守难攻的地方。它三面濒河，河两侧是较开阔的坝子。只有东北方向有一浅山岗，名叫七里采龙。这岗从北面十余里的大山之麓蜿蜒南下，直到城东北金井岗附近煞住，成为可以俯瞰全城的高点。这十余里长的浅岗，沿途山势若断若续，时而有小峰突起，当地人各冠以名目，七里山、银匠林、曹家岗、五谷岗、尖峰顶、大坡瑶、天公山、宝子山……，岗的两侧是清源河和龙门河的河谷平地。

一九三五年农历五月，中央红军经过芦山北上后，国民党川军即防备红军有回师之可能，沿这条岗修筑了大量碉堡工事。农历十月初，红四方面军南下，自懋功追击杨森部队，直下芦山地区。国民党川军急调杨国镇任师长的教导师进驻芦山防守。

教导师以这条岗为重点防守线，以第一旅之兵力布防。沿岗设防分三道：第一线驻守七里山、银匠林、曹家岗、五谷岗等地，同时派出—

个连进入大岩腔峡口，驻守庙坪上的碉堡作前哨，监视从灵关、双河场沿峡口及其两侧关防山、大穴头而来的红军；第二线守尖峰顶、大坡垭；第三线守天公山、宝子山。这个旅是防守芦山的前哨。

第二旅随师部驻守县城，一部兵力防守四门城墙。一部兵力驻防城南铁索桥附近，以防红军截断退路。一部兵力驻守北面金井阁；并将兵力延伸到后山坪，与宝子山第一旅守军相接。其接合部东起骆家营的龙门河边，西至盐井坡下的清源河边，中经寇家坝后之青杉林，用长六尺、宽三寸的斑竹片，以铁索绞索扎成一道围墙，墙外布放铁制六角钉和竹钉同时堆放又高又厚的喇巴作障碍。墙内挖有三条深而宽的战壕。

还有一个旅驻守县城西面周村岗一线，自佛图山起，沿周村岗、父子岗、苗溪山、宝子山、梧桐岗、代家山等地布防。一防自天全方向来的红军，一面与七里岗第一旅呼应，防止由峡口来的红军，渡过清源河，从西北方向进攻芦山县城。

川军布防停当，摆出一个以逸待劳的架势。

农历十月初七日黎明，红军的先头部队自双河乡岩底下冲上山顶，沿关防山而下。红军来势勇猛，前头红旗飞午，部队如山洪直泻，吓得驻守峡口庙坪上碉堡内的川军，一弹未发，狼狈逃窜。红军追至桐子林，川军已退上曹头坡，向文家沟方向跑去。红军不再追赶，即向曹家岗的川军发起进攻。正激战间，昨晚（初六日夜）自双河乡慈竹坡翻过大山，隐蔽在七里山后的红军闻听枪声，已知先头部队到达仁加坝，即配合行